

Victor Hugo

Les Travailleurs sur la mer

海上劳工

WINSHARES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法] 雨果 著  
陈筱卿 译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Les Travailleurs sur la mer*

Victor Hugo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劳工 / (法) 雨果著; 陈筱卿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352-4

I. 海… II. ①雨…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185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 海上劳工

---

作 者 [法] 雨果  
译 者 陈筱卿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胡群英 邱 林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8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352-4  
定 价 18.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人类的第三种命运：事物的命运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生于法国贝尚松市的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的家庭。幼年时代，曾跟随其父的军队足迹遍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因此，其童年生活充满着动荡和新鲜之感。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十分忠诚于波旁王朝，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独自担负起教育儿子的重任，尽力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自己的儿子。

雨果天资聪颖，早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不时地写一些短诗、长诗。早期的作品深受法国悲观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影响。在其第一部诗集《颂诗集》（1822年出版）的序言中，他竭力歌颂法国大革命时期复辟王朝的大本营旺代省和波旁王朝，赞美中世纪的修道院和骑士，声称“人类历史只有从保皇思想和宗教信仰的高度来观察时才富有诗意”。这第一部诗集为他在法国贵族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法王路易十八还赏赐给了这位年轻诗人以丰厚的年金。随后，1823年，在他年方二十一岁时，又出版了充满神秘、恐怖和富于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冰岛的凶汉》。三年过后，1826年，他又根据1791年发生在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的真实事件，写了一部名为《布格—雅加尔》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热情洋溢地塑造了一位黑人领袖——布格—雅加尔的英雄形象，愤怒地揭发了凶残的白人种植园主们的野蛮、残暴行径，对压迫和奴役进行了猛烈的鞭笞。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反对波旁王朝的力量大大增强。青年雨果深受鼓舞，与其少年时期的保皇思想断然决裂。他开始接近反对派，宣扬艺术要摆脱古典主义的种种束缚，被保皇派宣布为“叛徒”，但受到法国文学界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1827年，他写出了剧本《克伦威尔》，以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作为主人公，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他的《〈克伦威尔〉序言》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一篇别具一格的宣言。在这篇《序言》中，他义正词严地、雄辩地捍卫了新浪漫主义戏剧的原则。他强烈地反对只允许把帝王将相作为正面人物搬上舞台的古典主义的等级分法，而要求描写那些集悲剧和喜剧、崇高和卑下于一身的活生生的人们，为使艺术接近生活现

实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当然，尽管如此，雨果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是相对的，因为他的要求和艺术家要有无限自由的要求混杂在了一起。按他的理解，艺术家要摆脱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庸无聊，成为富有诗意的人，则应当凭借自己的想象来改造现实，把现实给浪漫主义化了。

雨果随后又写了不少的剧本，如《玛丽翁·德·洛尔姆》（1829）、《艾尔纳尼》（1829）等，以及抒情诗集《东方集》（1829）、《秋叶集》（1831）。这之后，他于1831年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在这部小说中，雨果反对教权的思想倾向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部小说不是一部平庸的传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再现了十五世纪巴黎的生活场景，描写了王室与教廷的明争暗斗、路易十一及其宠臣们的种种丑态、巴士底狱、巴黎“圣迹区”，以及丐帮攻打圣母院的惊险场面，而且，在小说的开头，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不厌其详地描绘了巴黎圣母院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艺术的杰作，把这座大教堂描写得栩栩如生。雨果在这部小说中，把人民群众视做真正的主人公，视做主宰未来的历史力量，使他终于成为无出其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优秀代表。

1848年革命之后，雨果被选人制宪会议，后又入选入立法会议。他一直在捍卫着共和国。当1851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一小撮冒险家的帮助下推翻了共和国建立了第二帝国，成了拿破仑第三的时候，雨果愤然而起，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和报刊上，口诛笔伐。赫尔岑在《文学遗产》（1937年，第31—32卷，第823页）上写道：“……1851年12月2日，雨果挺身而出，面对刺刀和枪炮子弹，号召人民起义，他迎着枪林弹雨，反对政变，当局势已无法挽回时，他便离开了法国。”

他被迫流亡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后又被拿破仑第三赶走，只好移居到大西洋上的两个英属小岛上。这一去便是十九个年头。在这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中，他的政论和讽刺才能大放异彩。1852年，他写出了《一个罪行的始末》，深刻地揭露了拿破仑的冒险行径。同年，他还写了政治评论《小拿破仑》。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把满腔怒火和无情的讽刺全部向这个拿破仑倾泻出来，并且号召人民进行反对帝国的斗争。但是，雨果对这次政变的原因并未看清楚，只认为这是篡权者的险恶用心所致。因此，马克思指出了他的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599页）：“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

而是写成伟人了……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853年，雨果的政治诗《惩罚集》问世。诗中充满了这位爱国诗人对祖国遭受蹂躏所表现出的悲愤不已。这些诗成了公民抒情诗的典范，对巴黎公社社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也十分欣赏雨果的这些诗。他的夫人在回忆列宁时说道（《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卷，第860—861页）：“……在第二次流亡的时候，伊里奇在巴黎很喜欢读维克多·雨果描写1848年革命的诗《惩罚集》，这些诗是雨果在被放逐中所写，后秘密传到法国的。这些诗里很多地方夸张得有些天真，但是还可以感觉得到革命的气息。”

流亡中的雨果，不仅在用他那支犀利的笔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斗，而且还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反对压迫各个民族的刽子手，包括对中国人民，他也是充满着一位伟大诗人的情怀的。1861年11月25日，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回答了后者征询他对远征中国的看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英法两个殖民主义帝国对中国的侵略。这个叫巴特雷的法国上尉，随英法联军侵略了中国，并参与了劫掠、焚烧圆明园。回国之后，这个上尉与其他侵略者一样，将自己的罪行视为功勋，到处夸耀，还想从当时也大名鼎鼎的雨果那儿得到一些赞誉，却遭到了雨果的讽刺、挖苦和痛斥。这封信对了解雨果实在是弥足珍贵，为此，不妨在这里将其中的主要部分译出，以飨读者。雨果在回信中写道：

“……既然您想知道，那么下面就是我的看法：

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名叫‘圆明园’……如同帕特农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汇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特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仅是一个无出其右、举世罕见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的……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光彩夺目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劳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人们常说，希腊有帕特农，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情影。

这个文明已不复存在。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口袋，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劫掠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法之财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在此之前，我谨作证：发生了一场窃盗，案犯是两名强盗。先生，这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赞美之词……”

伟大的雨果对英法两个强盗的侵略行径愤愤不平，大加讽刺和挖苦。而作为一个中国人，读到这里，应该念念不忘这奇耻大辱。

雨果在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中，创作出了大量的名篇佳作，诸如广为人知、深受欢迎的《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等。直到拿破仑第三倒台之后，雨果才返回自己的祖国。在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期间，他不仅向巴黎人民发表演说，撰写呼吁书，还报名参加国民近卫军。

对于巴黎公社的世界意义，雨果不太理解，但他对无产阶级仍抱着同情的态度，他激烈反对资产阶级疯狂镇压公社社员，并且还保护过他们，让他们躲在自己在比利时的家中，致使自己受到资产阶级的报复、陷害。

雨果是列夫·托尔斯泰喜爱的作家之一。法国进步文学继承了雨果的热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的诗在抵抗运动出版的地下刊物上不断刊出，激励了法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斗争。应该说，雨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复杂的道路，但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

雨果在其于1866年发表的这部《海上劳工》中，着力地描写了诺曼底渔民的严酷生活，热情地歌颂了人同大自然的英勇斗争。故事发生在雨果流亡期间居住了多年的根西岛。为了创作这一作品，作者对英吉利海峡的多座海岛，特别是根西岛的风土人情、气候情况和岛民的劳动与生活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去塞尔克岛观察水手攀登悬崖峭壁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参观走私贩子的藏身岩洞。作者在书中对惊涛骇浪、礁石陡崖，以及主人公吉利亚特与巨大的章鱼的英勇搏斗的生动描

绘，均与他在流亡期间所积累的丰富、精确的海上生活知识息息相关。

小说着力描写了吉利亚特对十分器重他的船主勒蒂埃利的养女戴吕谢特的纯洁的爱，为了抢救被破坏的迪朗德号的机器表现出的勇敢与才智以及为成全其心里爱恋着的戴吕谢特与柯德莱神甫而作出的牺牲，表现出吉利亚特与偏见、迷信及大自然的英勇斗争。雨果把这位主人公比做普罗米修斯。他把普通人的劳动英雄化，这使得小说具有了重大的社会意义。



## 主要人物表

**吉利亚特**——年轻水手，受雇于勒蒂埃利船主，暗恋着船主养女黛吕谢特。

**黛吕谢特**——勒蒂埃利的养女，美丽善良的女子，深爱着年轻神甫柯德莱，为了遵从养父的承诺，违心地表示愿意嫁给吉利亚特。

**勒蒂埃利**——“迪朗德号”快船的船主，为人仗义，慷慨大度，为抢救自己心爱的船只而许愿把养女许配给能抢救危船的人，并信守了诺言。

**柯德莱**——年轻神甫，与黛吕谢特相爱，在吉利亚特的成全之下，终于与心爱的黛吕谢特结合在一起。

我把此书献给好客的、自由的岛屿，献给高尚的海上居民生活的那个古老的诺曼底土地的这一角落，献给那座严厉而温存的根西岛，那是我现今流亡之地，是我日后可能的墓地。

——维克多·雨果

宗教、社会、自然，这就是人类的三种斗争。这三种斗争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必须有信仰，从而有了庙宇；人必须创造，从而有了城市；人必须生活，从而有了犁和船。但是，这三种答案包含着三种战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源自所有这三种战争。人类要面对迷信、偏见和自然元素这三种形式下的障碍。三重的命运压在我们身上，亦即教理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和事物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笔者揭示了第一种命运；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命运；在这本书中，笔者阐释了第三种命运。

在桎梏着人类的这三重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高的命运，亦即人类的心灵。

1866年3月，于奥特维尔宅

# 目 录

人类的第三种命运：事物的命运 / 1

主要人物表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 1

第一章 恶名的缘由 / 3

第二章 勒蒂埃利大师傅 / 25

第三章 迪朗德号和戴吕谢特 / 31

第四章 风笛 / 54

第五章 左轮手枪 / 65

第六章 醉醺醺的舵手和  
滴酒不沾的船长 / 104

第七章 向书发问是不谨慎的 / 132

第二部 魔怪吉利亚特 / 147

第一章 礁石 / 149

第二章 苦工 / 181

第三章 斗争 / 207

第四章 障碍的双重性 / 244

第三部 戴吕谢特 / 267

第一章 黑夜与月亮 / 269

第二章 充满专制的恩情 / 286

第三章 克什米尔号离去 / 295

名家评论 / 315

雨果生平和创作年表 / 317

##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 第一章 恶名的缘由

## 1. 写在雪地上的字

一八二×年的圣诞节，在根西岛很是特别。那一天下了雪。在英吉利海峡各岛，结冰的冬天就是难忘的了，而遇上下雪则是件轰动的事。

圣诞节的这天早晨，从圣皮埃尔港<sup>①</sup>通往瓦勒的海滨路上，一片白茫茫。雪从午夜直下到黎明。九点钟左右，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还没有到英国圣公会教徒去圣桑普森教堂，卫斯理教徒去埃尔达小教堂的时候，路上几乎空寂无人。在这两座教堂钟楼之间的整条路段上，只有三个行人：一个小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三个行人彼此间隔着一段距离走着，互相之间明显地无丝毫联系。小孩八岁光景，曾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雪景。男人在女人后面走着，相隔百来步。他和她一样，朝圣桑普森方向走去。男的还年轻，好像是个工人或水手的模样儿。他一身平常的穿着，一件褐色粗呢短上装和一条加防水护套的裤子，好像是在表明尽管是节庆日，但他并不去任何一座教堂。他足蹬厚重的粗皮鞋，鞋底上钉有大钉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好似牢房的锁印，而不像是人的足迹。而女行人却明显是一副去教堂的打扮。她身披一件宽大的絮棉黑绸斗篷，里面极其妖冶地衬着一条爱尔兰府绸红白相间阔条纹的长裙，要是她不穿着红长袜子的话，别人会以为她是个巴黎女郎。她自由、轻捷、充满活力地向前走着，看她那还没有经受过生活的任何磨难的一步态，想必她还是年轻姑娘。她体态婀娜、飘逸，标志着青春期最奇妙的过渡，在童年的暮霭中露出了青春的晨曦。那个男的并没有注意她。

突然间，在一个农家小花园拐角的一丛绿橡树附近，在一处名叫“矮屋”的地方，她扭过头来，这个动作引起了那个男人的注意。她站下来，好像打量了他片刻，然后弯下身子，那男的觉得她用指头在雪地上写了点什么。接着，她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走去，脚步加快，她又一次扭过头来，但这一次她却嫣然一笑，随即消失在路左边通往常春藤堡的那条绿篱小径中。当她第二次扭头时，那个男的认出了她是戴吕谢

---

<sup>①</sup> 根西岛首府。

特，是当地的一个迷人的姑娘。

他毫无往前赶的冲动，片刻之后，他来到了农家小花园拐角处的那丛橡树旁。他已经不再去想那个走远了的女行人，如果此时此刻海面上跃出一只鼠海豚，或从灌木丛中飞出一只红喉雀的话，这个男人的目光很可能会盯着那只鼠海豚或红喉雀，仍旧走他的路。可巧的是，他往下看了一眼，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年轻姑娘刚刚站住的地方。地上印着两个小脚印，就在旁边的雪地上，他看到了她刚才写的字：吉利亚特。

这是他的名字。

他就叫吉利亚特。

他久久地伫立着，一动不动，看着那个名字、那两个小脚印和白雪，然后若有所思地继续赶路。

## 2. 海角屋

吉利亚特住在圣桑普森教区。这里的人并不喜欢他。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他住的是一座“凶宅”。在泽西岛或根西岛，在乡村，甚至在城镇，无论你经过某个寥无人迹的角落还是穿过某条居民拥挤的街道，你有时都可能碰到一座门窗被封死了的房屋：大门被桤骨叶冬青树枝堵着；满是钉子的木板像令人恶心的膏药似的封着一楼的窗户；楼上各层的窗户似开非开，似关非关，所有窗格都钉着木条，可玻璃全都碎了。如果有个小院的话，肯定杂草丛生，矮院墙坍塌；如果有个花园，必定长满荨麻、荆棘和毒芹。你可以在其间窥探稀有昆虫。烟囱龟裂，房顶坍塌，从房间里望去，全都像是散了架似的；木头腐烂，石头长霉。墙壁上墙纸脱落。你可以从中研究一番从前流行的墙纸式样，研究一番帝国时期的狮身鹰头鹰翼怪兽图、督政府时期的月牙形褶裥以及路易十六时代的小圆柱和短石柱。沾满了苍蝇的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表明了蜘蛛们的平静闲适。有时候，你可以在地板上看到一只破碎的罐子。这就是一座“凶宅”。鬼魅夜晚前来。

房子和人一样，会变成尸体。只要有人迷信，就会把房子毁掉。因此，这种房子十分可怕。这种“凶宅”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一点儿也不罕见。

乡村和海上居民，对这类“凶宅”惊恐不安。无论是英国的群岛，还是法国的海滨，凡英吉利海峡的居民，对鬼怪都有非常明确的概念。



在世界各地都有魔鬼的使者。可以肯定，贝尔费戈尔是地狱派驻法国的使者，于特金是派驻意大利的使者，贝利亚尔是派驻土耳其的使者，塔米兹是派驻西班牙的使者，马尔蒂内是派驻瑞士的使者，马蒙是派驻英国的使者。撒旦像人间皇帝一样是魔鬼之王。撒旦就是恺撒，他的地府有板有眼，达贡是御膳大臣，絮柯尔·贝诺特为大太监，阿斯莫代是赌场庄家，柯巴尔是剧院老板，维尔德莱是司仪总管，尼巴斯是小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的通灵鬼学大师维埃鲁把尼巴斯称做“滑稽模仿高手”。

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渔民们出海时，由于魔鬼所造成的种种幻境，都是十分小心谨慎的。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圣马克鲁就住在奥利尼和加斯盖岛之间海面上的一块叫做奥尔塔克的方形巨礁上，从前的很多老水手都毫不含糊地说曾经常远远地望见他坐在巨礁上专心地看书。因此，从奥尔塔克巨礁前经过时，水手们总是不停地祈祷，直到有一天，传说烟消云散，真相大白，才不再如此。人们发现，而且今天也终于明白了，奥尔塔克礁石上住的不是一位神明，而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名叫若克米斯，十分狡猾，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错以为是圣马克鲁。话说回来，教会在这方面也会弄错的。魔鬼拉古埃尔、奥利贝尔和托比埃尔就一直被尊做神明，直到公元七四五年，扎沙利教皇有所察觉，才把它们扫地出门。像这样清除魔鬼，确实很有必要，但必须对魔鬼知之甚详。

这种事情都是陈年往事了，但当地的老人们还在说，过去，诺曼底群岛的天主教徒总是不由自主地跟魔鬼打交道，比胡格诺教徒还有过之。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小部分人从前深受魔鬼骚扰。魔鬼特别喜欢天主教徒，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交往，这就使人以为魔鬼是天主教徒，而非新教徒。魔鬼最让人受不了的亲密举止之一，就是三更半夜，趁丈夫已经睡熟、妻子半睡没睡的时候，去天主教徒夫妇的床上“拜访”。因此而产生了不少的误会。帕图伊埃<sup>①</sup>就认为伏尔泰便是这样生出来的。这绝不是胡编乱造，这种事本来就是无人不知的，而且，在驱魔咒语的“关于夜晚的误会和魔鬼的种子”一节中就明明写着。大约在十八世纪末，这类事情在圣埃利埃泛滥一时，这可能是为了惩罚革命的罪恶。革命的过激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不管怎么说，在三更半夜、黑糊糊看不清的时候，当人们熟睡了，魔鬼因为这种可能的突然而至，使许多正教徒信女颇为难堪。生出一个伏尔泰来，可没什么开心的。有一个信女忐忑不安，便去请教她的忏悔

---

<sup>①</sup> 天主教教士（1699—1779），伏尔泰的死对头。